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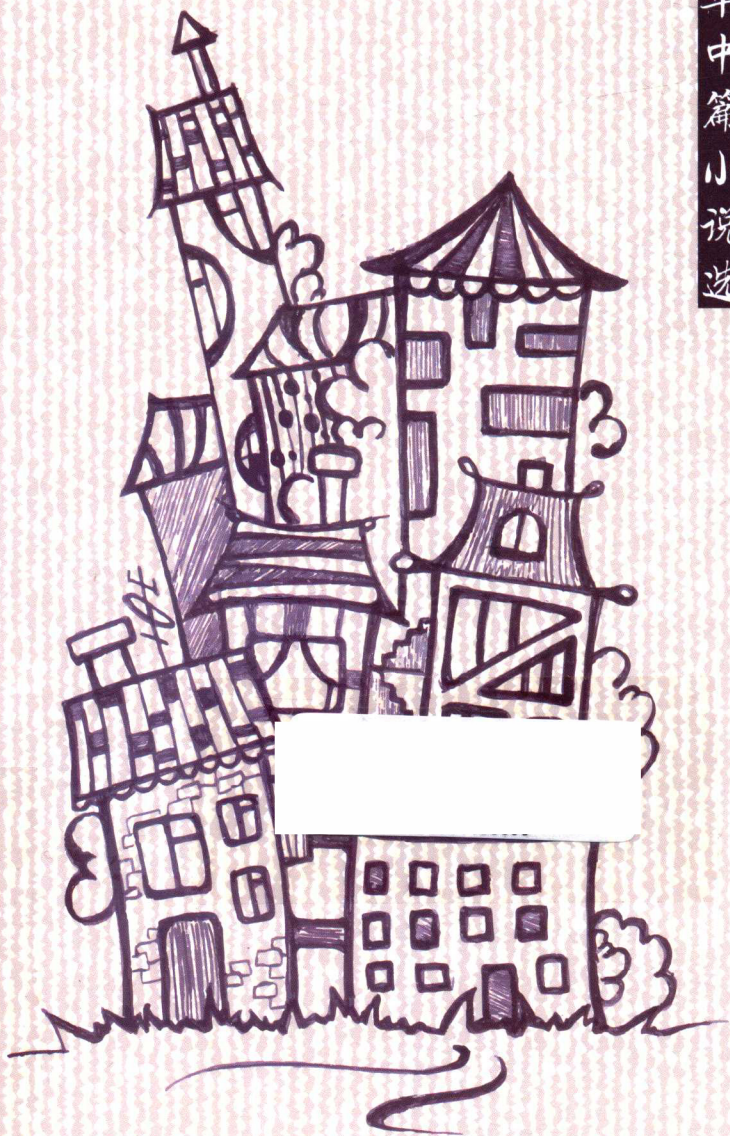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
全民
阅读
精品
文库

香 树 街

宗利华中篇小说选

宗利华
／
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
香 树 街

宗利华中篇小说选

宗利华
／
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树街:宗利华中篇小说选/宗利华著.—北京:
中国言实出版社,2016.1

ISBN 978-7-5171-1698-1

I. ①香… II. ①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92903 号

出 版 人:王昕朋

责任编辑:胡 明

文字编辑:张凯琳

美术编辑:张美玲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100101

编辑部: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

邮 编:100037

电 话:64924853(总编室)64924716(发行部)

网 址:www.zgyscbs.cn

E-mail: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19.25

字 数 330千字

定 价 40.00元 ISBN 978-7-5171-1698-1

目录

香树街 /1

香树街 104 号 /47

香树街 10 号 /91

笼子里有草 /131

颈动脉 /171

师生图 /207

放爆仗 /251



香树街

1

事情的起因，似乎是一套房子。

米东两口子终于还是在罗马假日买了那套小房子。六十多平米。罗马假日是小县城的富人区。在那里买房是巧绣的主意，米东起初极力反对，说，干吗要搞得那么累？米东的意思很明白，两口子都在半死不活的企业里，随时都会面临下岗。一套房子，尤其是罗马假日里的一套房子，会让全家人生活质量直线下降。然而巧绣的观点不同。她说人这一辈子说到底就四个字儿，衣，食，住，行。现在衣食已不是什么大问题，至于行，实在没钱不一定非得买车，骑自行车上下班也不丢人。但住的环境必须得跟上，房子品相好与坏，决定着人的档次的优与劣。再者，米朵儿大了，自尊心强，因为家里电视机不好，她就取消邀请同学们来家过生日的计划。巧绣一提到闺女米朵儿，米东心思便动摇了。米朵儿是两口子的宝贝儿。再穷不能穷教育，再苦不能苦孩子。于是俩人开始去看房，精打细算，艰难取舍，东借西凑，最终入住罗马假日。

米朵儿在进入自己房间的那一刻，由衷地发出一声欢呼。站在客厅里的米东和巧绣相视一笑。米东觉得，就冲那声欢呼也很值。

跟米东所说的一样，新房住进去后，一家人被搞得很累。巧绣转得相当

快，当天晚上餐桌上的花样就让米东父女看出明显变化。米朵儿端详了几盘青菜半天，耸耸肩膀，老妈，没搞错吧？马上就开始过苦日子？米东也看着桌面笑，但不说话。巧绣仍旧带南方口音，不过紧巴日子怎么办？为了这套房，老爸老妈可是债台高筑。债主虽说是银行，但每月必须得把钱打进卡里。还有，米东哦，我说你还是把烟戒了吧？

米东的烟瘾已有些年岁，一下子掐断，难于上青天。房子品相有了，米东兜里烟的品相却骤然大跌。米东平日里都不好意思往外掏。

可话说回来，毕竟，住新房了嘛！起初那段时间一家人的心情是好的。尤其米朵儿，上学放学进出楼洞都哼着歌儿。米朵儿已初中三年级，终于有了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屋子，兴奋劲儿自是不必说。米东呢，觉得欠了巧绣的一笔账终于还上了一点儿，心里也快慰。巧绣是南方女子，跟米东相识于深圳。当年的米东雄心勃勃，大学毕业后决定到南方闯天下，闯了数年没有成就，决定回乡。那时，已与巧绣恋爱很久。在跟不跟米东回北方这事儿上，巧绣花费很长时间去做决定，最终还是放弃家人建议，跟着米东千里迢迢到这座小县城。米东是回到家乡，可巧绣在北方举目无亲，等于孤注一掷。

当初给米东抛绣球的是县城一家毛巾厂，产品多数对外出口，效益相当不错。两人刚回来那会儿，生活还是顺的。巧绣进了另一家企业。在这座北方小县城，两个工人的工资加到一起，相当可观。但随着经济形势发展，企业的不稳定性越来越突出。米东的技术非常过硬，但交际能力欠火候，只稳稳当当干他的车间主任。巧绣呢，脑子很灵活，不几年进了厂财务科，做会计。小日子看得见摸得着，波澜不惊，撑不死，也饿不着。

米东把两口子后来战争不断的原因归结到那套房子上，却也不无道理。房子是住上了，紧巴日子却降临。巧绣平日就是个精打细算的女人，在那段时期尤甚。脑子里似乎只为一个字，钱。怎么赚钱，怎么省钱，以及，怎么还钱。米东此前容忍度是高的，没觉得怎么着。可现在，慢慢地米东就有点儿烦。一些此前不为两口子所重视的小毛病，此时有了膨胀。比如，生活习性上，米东喜欢吃馒头、水饺、面条，而巧绣自始至终保持南方人本色，每顿必有米饭，否则就吃不好。在她感召下，米朵儿自小到大几乎不吃面食。

再比如，巧绣喜欢洁净，屋里屋外浑身上下收拾得干脆利索。这是好习惯。可米东是男人啊，不拘小节，诸如每晚必要洗袜子、洗脚、刷牙等事项偶尔就会出现遗漏，巧绣会啾啾一声，伸出光溜溜的脚蹬他下床，立刻补上。再有，米东数年内混得不好，斗志全无，平日里多一项喜好，跟人凑一起打扑克。住旧房时，起先约狐朋狗友家里打，遭遇几次巧绣的冷面孔，几位牌友识趣，不登门了。后来转战楼下，马路边儿路灯底下。米东一身烟味儿回到家，巧绣便絮叨不止，说，米东你看看你自己，好好看看，都堕落成什么样子了？当初我认识你那时候，你是多么有冲劲的一个人。米东起初还不反驳，嘟囔多了，就开始还击，我这人就这样了！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。搬到新家，离狐朋狗友远，米东牌瘾犯了，也找不到人打。住罗马假日的人除了老板就是官员，米东跟他们扯不上线。

于是，开始吵。也未必说此前就不吵，只是这个时候吵，落脚点最终好像都到了房子上。所谓的穷吵，吵穷，纯粹为“钱大爷”而着急。夫妻间斗斗嘴，本无可厚非，上午赌气出门晚上照例还在被窝里弄出点响声儿。但慢慢地，米东和巧绣像是不约而同觉得倦了，对对方身上的缺点似乎变得不愿容忍。这也直接影响到米朵儿，一次，在米东和巧绣唇枪舌剑间隙，米朵儿突然从房间里跑出来，大声吼道，别吵啦你们！早知这样，就别买这套房子！我宁肯住原来那个家。

米东和巧绣的战火突然停歇，面面相觑。

2

米东有个高中同学叫王大同，当时人送外号王大头。脑袋长得有特色，与身体不大成比例，但后来居然没影响他考上警校。王大同所在的派出所辖区，恰巧就包括米东那家毛巾厂。米东一进车间就不大出来，但出来后心里烦闷，就跑到王大同警务室去打发时间。碰到王大同不忙，俩人半躺在沙发上，把鞋脱下来，两只脚放在茶几上，吞云吐雾，胡吹海侃。聊天内容，自然会触及夫妻间的矛盾。米东有时会说，我有点儿受不了了。王大同盯着他嘿嘿地笑，你小子别揣着幸福装痛苦。你家那位，要身段有身段，要样子有样子，还不知足啊？王大同这话里有话，他老婆刘翠生得水桶样子，偏偏脾气火暴得很。虽然王大同做警察，但夫妻俩展开近距离对抗，人民警察王大同一点儿便宜都占不到。

后来的一个晚上，米朵儿去上晚自习，米东跟巧绣为一点小事儿又吵起来。吵着吵着话题严重脱轨，陈芝麻烂谷子一窝蜂咕嘟咕嘟往外冒。巧绣一边哭一边骂米东是白眼儿狼，自己从遥远的家乡跟到北方，是个无法弥补的大号错误。米东说了句不该说的话，你要是觉得亏，就给我滚！巧绣盯他半天，脸唰的一下变了，随即老鹰一样扑上身来，伸手一把，米东脸上顿时五道抓痕！巧绣一般是不这个样子的，看来是真急了。米东顺手一推，巧绣噤

噼啪倒倒在茶几上。恰巧王大同当晚值班，闲着没事打电话玩儿打到米东这里。米东阴沉着脸说了没两句话，巧绣在一边发出惊天动地一声哭。王大同问，怎么了老米？米东说，打架！然后，沉默半天又说，受不了啦大同。王大同觉得自己有责任到现场调解。不一会儿，他就出现在罗马假日。王大同脑袋大，嘴皮子却很薄，很利索，天生一副调解纠纷的口才。没过多久，就把巧绣哄得笑出声来。

如此一来，反倒留下后遗症。后来几次，米东两口子吵到不可开交，米东随手就打王大同电话。再后来，事情悄然发生转变，米东不打的时候，巧绣打。巧绣这边，觉得王大同是个风趣的人、可依赖的人、可吐吐怨气的人。巧绣在单位其实也没几个说得上来的姐妹。王大同她本来就熟悉，两家此前常走动，所以巧绣开始有事没事就给王大同打电话，发牢骚，说米东的不是。米东乐得她这样做，巧绣的气出了，也就不再跟他找碴儿。每次巧绣找过王大同，后者都会及时跟他汇报。说说对话内容，提醒米东同志该注意一下什么问题。米东觉得这样挺好，老同学嘛！王大同呢，在派出所干片儿警，整天就是苦口婆心给人调解事儿，捎带着给老同学解忧，还有点儿成就感。

但有个人觉得不好，王大同的媳妇刘翠。不知什么原因，刘翠打心眼里就不喜欢巧绣。她觉得这个南方女人眉眼里、话语里透着一股子狐媚气，心思呢又密集得像是针眼儿。刘翠说，南方女人鬼心眼儿多，咱是直杆儿烟筒弄不懂人家心里想什么，人家遇事要拐成百上千个弯儿。

没想到，有一天晚上巧绣给王大同打电话，让刘翠给逮住了。

天挺晚了，王大同刚要上床睡觉。刘翠等在被窝里打算要搞点儿夫妻内容的。王大同知道刘翠不喜欢巧绣，一紧张，就拿着电话走到客厅去。刘翠眨巴一下眼睛，遂跟出来。正逢王大同说，这么晚了，我就不过去了。一抬头，见只穿内衣的刘翠白晃晃的身子堵在卧室门口，觉着尴尬，说完几句话就扣掉电话。刘翠问，半夜五更的，谁要你过去？王大同说，米东，两口子吵架。刘翠哼了一声，明明是女人的声音，怎么会是米东？王大同一笑，是米东的老婆花巧绣。刘翠一伸手，拿来！王大同把手机递过去。

刘翠一翻，确认是花巧绣。顺手就把手机扔到沙发上，说，王大同你跟

那个小狐狸精怎么扯到一块去了？王大同给别人调解心里有底，但面对刘翠心里反倒七上八下。王大同说，人家两口子吵架，找我劝架？刘翠反问，干吗不是米东找你？王大同还笑，说明人家两口子都信任我。

刘翠终于火山喷发，王大头你别糊弄我啦！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儿花花肠子？劝架干吗整得鬼鬼祟祟的？那次咱们一起吃饭，你就老往人家身上打量。是啊，她苗条，奶子大，屁股大，眼睛里面有水，你相中了是不是？王大同嘴唇动了动，开始反击，你这人真是不可理喻！跟你说什么都说不通。刘翠说，跟那个女人能说得通是不是？跟我没共同语言是不是？好，你个狗日的王大同，你别以为我刘翠好欺负！说着，晃动着一对巨乳，朝王大同扑来！

那个时刻，米东在楼下的小花园抽烟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

但那天晚上，他无意中发现了另外一件事儿。坐在花池旁抽烟的时候，米东突然看到一个小男孩跟米朵儿一人骑一辆自行车进了小区。这不算奇怪，但俩孩子一块到了楼底下，又对着头说了好一会儿话，那男孩才骑上自行车，返回头出了小区。米东张大嘴巴，忘记拇指食指之间还夹着一根烟头，直到手指一疼，才反应过来！米东顿时就把跟巧绣吵架的事儿丢到脑后。与米朵儿早恋相比，两口子吵嘴算什么呢？这孩子什么时候开始早恋了啊？初中三年级，按说，也倒可以理解。但米东没防备，突如其来的信息让他一下子头脑发涨。米东气冲冲地上了楼。当时，米朵儿坐在沙发上正开导她老妈。一见米东进屋，站起来说，老爸你咋回事儿？怎么老惹我妈伤心？米东没接她的话茬，反问，刚才那男孩儿是谁？米朵儿愣了愣，什么男孩儿啊？米东一皱眉头，我都看到了。你俩一块进的小区。

巧绣一听这话，也扭头看米朵儿。

米朵儿说，我同学啊！人家送我到楼下，怎么了？巧绣问，你不是一直跟两个女同学一起回家的吗？米朵儿说，看你们俩，大惊小怪的。今晚上走得晚了点儿。那同学正好顺道，把我送回来了。米东和巧绣互相看了一眼，都沉默着。米朵儿说，刚才还互相斗气，现在倒一致对外了。米东脸型松弛一下，但随之依然是沉默。米朵儿说了一句，不管你们，我睡觉。米东和花巧绣又互相打量了一眼。

巧绣说，你过来，怎么回事儿？米东就走过去，把刚才看到的重新描述一遍。巧绣低声问，很亲密吗？米东一皱眉头，有点儿黑，看不很清楚。不过，我刚才脑子里嗡的一下。巧绣说，问题很严重！马上就中考，要早恋就麻烦了。米东说，你这当妈的怎么当的？这种事儿要我当爸的去注意？巧绣立即反驳，到这时候你倒埋怨起我来了？我整天忙了单位忙家里，有时间关注这些事儿吗？米东也压着声音，咱俩别吵，你这阵子看着她。有些话我不好说，闺女大了。

3

对米东来说，第二天上午发生的事儿，就像晴空起个响雷。太意外了！根本想不到。头天夜里，发生在王大同两口子之间的打闹，米东一无所知，当然更不知道事情起因，是花巧绣的一个电话。接王大同的电话时他有点儿懵。

王大同说，米东啊米东，让你给害死啦你知道不？

王大同在家里给米东打的电话。两口子打得狠了点儿，他脸上挂了彩，不好意思去上班。王大同说，就因为你老婆昨晚上一个电话，我家那水桶闹了个天翻地覆！米东越听越奇，巧绣给你打电话？王大同嘴里嘶的一声，米东你个王八蛋，你两口子打架，干吗老找我啊？米东说，大同你慢点儿，巧绣给你打电话啦？你说，她晚上打什么电话啊？王大同咬牙切齿，米东你要在我跟前，我就揍你一顿！现在好，我老婆跑到我局里去，跟领导反映我在外面包二奶。米东抓抓头皮，真的还是假的？王大同说，操！米东说，你别急啊大同！你老婆说你包的那个二奶，就是我老婆花巧绣？王大同说，不是你老婆还有谁？米东说，这误会大了，需要我去给你解释吗？王大同说，算了吧你！你要能分开五和六谁大，我还用得着为你们操心？我跟你讲，刘翠这娘们儿，一条胡同走到黑，你告诉花巧绣，她有可能去找她麻烦。

米东也骂了一句，这叫他妈的什么事儿？

米东赶紧给花巧绣打手机，那边一直不接，又打她办公室座机，巧绣同事接了。米东耳朵里立刻灌进震耳欲聋的吵闹声，脑袋就开始眩晕。巧绣同事说，是你啊米大哥，巧绣姐这边有点事儿，不方便接电话。那孩子还知道给花巧绣打马虎眼。米东说，是不是一个水桶样的女人在跟花巧绣吵架？那小姑娘一听，沉默一会儿说，是啊，俩人都撕扯到一块了。警察已经来了。

下午，米东给王大同打电话，说，出来喝点儿？王大同闷声闷气，喝个屁！米东嘿地一笑，你包了我老婆二奶，我又没怨你，还主动请你喝酒，你说我做的够可以吧？王大同说，好，我去喝，谁要不往死了喝，谁是王八蛋！米东问，吃点儿什么？王大同说，我还有心思吃？米东说，去香树街吧。那家火锅鱼不错。

香树街是小县城的老街，街面不宽，两边小饭店小商铺林立。原本通车的，可出过几次微型交通事故，两边就堵了起来，号称步行街，或俗称美食街，仅容摩托车、自行车出入。米东选择那里，是因为王大同的警务室就在香树街街头上，那家火锅鱼馆儿，就离警务室不远，喝多了可以晃到警务室休息。俩人见了面，王大同黑着脸，盯着米东沉默半天，随后叹了口气。米东也没话说。鱼煮好了，俩人闷着头喝酒。喝到中场，王大同脸上带着酒意，说米东你知道吗？刘翠到我们局这一闹，等于把我这些年的努力给闹没了。现在是关键时刻，局里打算给我解决个人问题了，我却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作风问题。米东，你说，我容易吗？王大同居然哭了。米东还说什么呢？王大同又说，米东，好在你他妈的是我同学，你能理解，要是换别的女人？我操！刘翠分别到王大同和花巧绣单位这么一闹，事情真给搞大了。不但王大同有苦说不出来，花巧绣也是满肚子委屈。派出所的民警到现场一看，是王大同媳妇，总算连说带劝把她拉走。花巧绣回到家，一句话没说就钻进了被窝里。

不料，这事情还不算完。米东和王大同正喝酒，刘翠打进电话来。王大同一看号码，坚决不接。但刘翠锲而不舍，王大同手机音乐是，咱们老百姓哪，今儿个高兴。王大同不接，手机就一直在那里高兴不止。最后，王大同还是忍不住，接起来，刘翠在那边杀猪一般哭叫，王大同你个狗日的，死哪

里去了？你老婆叫一个小狐狸精打了，你也不回来看看。王大同忽地一下就立起身，坏了，米东你老婆打到我家了。米东也慌张起来，赶紧结账。俩人跑着出了香树街，伸手搭上出租车就往王大同家赶。到楼下一瞧，看热闹的里三层外三层。王大同和米东挤到跟前一瞧，都傻了！

跟刘翠对战的不是花巧绣，却是米朵儿！

米东张大嘴巴，面前的米朵儿好像根本不是自己那个乖女儿。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啦？灯光下的米朵儿脸型扭曲，双手卡腰，活脱脱一个小泼妇。她身边站着俩跟她差不多大的女孩子，抱着胳膊，显然是她的同党。刘翠呢，此时坐在地上，双手捂着脑袋，呼天叫地。米东和王大同挤进去的时候，米朵儿说了一句话，让米东浑身一哆嗦。米朵儿说，你信不信啊臭水桶，我立马找人废了你！

米东吼叫一声，米朵儿，你这是干吗？米朵儿回过头来，看清是米东。哼一声，我找她算账！她凭什么到我妈单位上去闹？王大同，你也来了，正好！你说说，我妈怎么着你了？轮到她去我妈的单位闹？王大同同志哑口无言。米东连忙走到米朵儿跟前，拉着她胳膊低声说，米朵儿，别这样子跟你王叔叔说话，大人之间有误会，小孩子不要管。连拉带拽，把米朵儿给弄走了。

香树街醒得比较早，在夏季，它往往整夜都不睡。喜欢夜生活的人们还没散场，环卫工人胖婶的身影以及她手里的扫帚发出的声音就出现了。身影以及有节奏的声音，从香树街西头到东头，后面已经跟出几地灯光。随之响起男人女人的对话声，三轮车的车铃晃荡声，拖鞋踏在街上的噼啪声，孩子被大人喊醒的抱怨声。香树街慢慢清醒，卖早点的铺子被热气淹没，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打着哈欠，急匆匆从街上走过，她要回家睡觉。卖豆腐的梆子声，卖豆汁油条麻汁粽子的叫卖声，开始宣布香树街的早市渐入佳境。

米东这个清早来到香树街，纯粹是心血来潮。连续一周没有王大同那边的动静，电话也不接。米东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妥。小丫头米朵儿参与之后，那事儿就此悄无声息，米东一面长舒一口气，一面内心压抑无比。米朵儿在不合适的场面表现出的与其年龄不符的泼辣，是米东此前从来没想到的。

王大同看到米东，转身进了警务室。米东跟进去，王大同拿眼睛瞪他。米东嘿嘿一笑，从口袋里抽出一支烟递过去，来点儿粗粮。王大同说，滚一边去！还是伸手接过，俩人对着头，点烟，吸烟，无话。米东坐在沙发上，有一搭无一搭地闲扯，王大同换上警服，说，一会儿到所里开会，你老人家在这里等我，还是先走一步？米东说，我走，我走。